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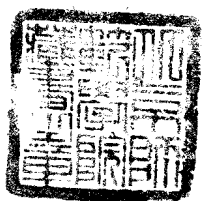
咆哮的烟蒂港

吴强散文集



咆哮的烟苇港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7530

1037530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朱展程

作

咆哮的烟苇港

——吴强散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4 字数 249,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书号：10078·3565 定价：1.80元

序

好些人走上文学写作道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不少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总要写点散文。我在三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其中就以散文居多；有千把字的，也有三五百字的。后来，写小说了，也还常常写点散文。我觉得写散文轻便，可以信手拈来，没有固定的程式、格局。有一个时期，我对读到的一些优美动人的散文作品，非常倾倒，很想散文写作上用点功夫。可是，在实践中，又觉得写散文容易，但要写出一篇文情并茂的好散文，则很不容易。于是，又不大写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一声枪响，抗日战争爆发。由于身处战事紧张的环境，不可能从容地写篇幅较长的作品，又因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在心有所感的时候，便又写起散文来。一九三七年底到次年春夏之间，我先在黄河以北的战地生活，后来，在豫南地区参加救亡活动，这个时期，我写了《夜宿二十里铺》、《在颖桥寨》等。一九三八年秋初，我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在军政治部宣教部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生活的内容也比前些时候丰富得多，住地高耸云端的云岭山下和清流急湍的青弋江畔，更因为我生活在充满着友爱情谊和战斗气

氛的部队之中，心情舒畅、愉快，抒发情感的散文、随笔，也就自然而生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连续地写了《战士的葬仪》、《老黑马》、《夜行》、《史沫特莱在皖南》、《异样的军队》等。一九四〇年春，我奉派到江南前线工作，置身战斗频繁、紧张的游击战争的氛围圈里，只能把写作的事放在一边了。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我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小说的写作上，写的散文很少。到一九六六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前的十七年中，除了四九年上半年整理好一部五万多字的《淮海前线记事》外，只写了《访董家妈妈》、《开学》、《江心洲夏景》等寥寥几篇和四五篇国外归来的访问记。比较起来，倒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写得有些，如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怀念敬爱的陈总》、《我的戒烟》、《庐山半月》、《家书抵万金》等，皆是这几年写的。

感谢好几位同志的热情帮助，将我在三、四十年代发表在好几种报刊上的散文作品查找出来，或者复印原文，或者亲手抄录，使我能够把这些作品编入到这个集子里来。现在，将从三十年代中期到最近几年我所写的散文集在一起，计三十五篇，约二十多万字。其中有通讯，有战地记事，有访问记，有纪念悼念文章、报告，其中一篇是为巴金同志荣获意大利但丁奖而作的简短贺词。我通过这些篇章，或者抒发了我的真实情感，或者叙述了我的感想、意趣，或者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色风光，有许多则是战斗和生活的记录。我的这些散文，就它们的内容和体裁看，似乎有一个特点：杂。它们都是散文，却又不都是纯粹的散文。如果读者们通过我的这些杂色的散文，能够看到从抗日战争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所经过的艰苦历程的若干景象，从而察觉到这些作品的作者在这个艰苦历程

中怎样跋涉过来的脚印,并在他的内心有所感受,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排列在最前头的一篇是《咆哮的烟苇港》,便以它作为这个集子的命名。

几幅插页照片,有两幅是我自己拍的,其余都是友人拍摄赠送给我的。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吴 强

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

目 次

序.....	1
咆哮的烟蒂港.....	1
夜宿二十里铺.....	7
在颍桥寨.....	13
战士的葬仪.....	17
夜行.....	23
老黑马.....	31
史沫特莱在皖南.....	36
异样的军队.....	41
淮海前线记事.....	52
大捷迎春.....	107
渡江第一船.....	113
虎穴对话.....	124
《前线记事》的记事.....	140
陈永康在常熟.....	146

访董家妈妈·····	159
江心洲夏景·····	171
开学·····	184
夏日黄昏·····	198
格丹斯克印象·····	203
面粉厂和炮弹片·····	208
草原上的热流·····	211
洛杉矶散记·····	217
爱阿华之秋·····	231
太湖散记·····	238
“苏州,你意如何?”·····	242
庐山半月·····	245
回忆我的孩子时代·····	255
我的戒烟·····	284
书啊!我离不开你!·····	299
怀念敬爱的陈总·····	302
新四军文艺活动回忆·····	312
忆皖南·····	338
悼念茅公·····	342
悼少白·····	345
家书抵万金·····	348
向巴金祝贺·····	355
感怀望道先生·····	357
读惠文有感·····	364

咆哮的烟苇港

十月的风，飒飒地吹着，叶子落光了的秃树枝被摇撼得呀呀作响；尤其在这傍着东海的烟苇港，气候好象已入了严冬。

天空布满了浮云，太阳光呈着惨白色。

放着惨白的光的太阳沉落到烟苇港西面的黑鸦山里去了，黄昏展开双翅扑到大地上来，世界浸沉在灰暗的氛围里。

一家叫五湖轩的小酒楼上，聚拢着一群人在谈论着。

生有一个四方大脸，两道黑而粗的眉叶，一对圆溜溜而发出炯光的眼睛和魁梧的身躯的余老大，首先用粗暴的声音说道：

“你们说吧，”一杯白干酒倒进了肚子，接着，“这回再不齐心一致，大家的性命皆保不了。烟苇港准定要绝了人烟！”

“老大！话说的对！可是……事要三思而后行，鲁莽慌乱，成不了事。我看……”

小学堂的校长周之棠，向来做事步步有根，脚脚着实，他主张要慎重。可是他还没有说完话，就给独眼龙徐九槐打断了：

“还是我看你看的！周先生，你那种老古板的路数不对哩，现在吧，渔船已经给轰毁了七八只，大家亲亲友友，大人孩子，

死了一百多条性命，还有什么话说？”说到这里，他朝众人脸上瞅了一眼，巴掌在桌上拍着。“我就是个直筒子，直里直接不转弯子。”

外号被人叫着“红中”的曹式林就喜爱开玩笑，他笑着说：

“对啦，九槐是直肠驴么，独眼吊线……”

“呃！红中呃！你到这会还闹滑稽！眼看卫生丸就跟你的脑袋亲嘴了！咳！死活皆不知道！”

余老大当头给他一棒，他便不再打诨了。

小秃子提着一壶酒匆匆地跑上楼来，急迫地说道：

“不要吵！李桂英上吊死了！”

“真的么？”

“一口气也没有了呀！她妈还在那里号着咧。”

“赶快叫人找姜汤灌！”

“说是心口冰冷，死得挺挺的。”

唉！！大家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四盘菜，六个酒杯，六双筷子，六个人都呆愣着。小酒楼堕落到沉寂的深渊里去了。隔了好大一会，徐九槐慢吞慢吐地说：

“这种日子怎么过法？”

“周先生，老说你老谋深算，当真这一百多条命的仇，我们就不报了？就说小桂英吧，要不是她男人被抛到海里，连尸首也找不着的话，她怎会上吊死呢？”

余老大愤激而又伤心，他是个好动情感的人，他心里悲愤得发火，一杯一杯的酒直是向肚子里倒；立时，那些热辣辣的酒又化成了热辣辣的清泪，从眼眶里穿滴下来。

“老大！”周校长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大你不要悲伤，我

们决定干一回好了，我也不要这条老命，到这时候不牺牲，什么时候牺牲？”

“真的？”

“我说一句就算一句！”

“好的！”余老大兴奋起来了，高声地叫着，“小秃子！小秃子！”

“来啦！菜就做好了！”

“菜不要了！——小秃子！来呀！——”

楼梯给小秃子匆忙的脚步，踏得轰通轰通地响着。

“什么事？大先生！”

“我们不吃了，算算账，写在我的名下。”

六个人披起狗皮大氅，把脖子埋在皮领子里边，下了酒楼，出了五湖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计议怎么干事情了。

烟苇港上三百四十多户人家，两千多人口，全依靠着海过日子，他们吃的靠海，穿的靠海，住的也靠海，他们几乎每一家都以打鱼为业。现在海面上来了杀人的强盗，开来了巨大的兵舰，兵舰上装置着巨大的炮，任意地朝他们的渔船轰击，任意捕捉他们去挖壕沟，筑飞机场；挖好了壕沟，筑好了飞机场，又怕他们走漏了消息，就一个一个地捆扎起来，推到浩浩荡荡的海水里去，叫他们终年吃鱼的现在又被鱼吃。

只是半个月的光景，渔船被轰毁了七只，渔夫渔妇被杀了一百多，他们每一个未遭难的男女老少的心，都颤抖着，都燃烧着悲伤愤恨的烈火。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经过了一夜筹划，他们决定组织烟苇港渔民抗日自卫军。

余老大当总司令，王老师当副总司令，周先生当参谋长。

全港各家各户，把土炮、步枪、六子连、手枪、盒子炮、鬼头

刀、切面刀、匕首……一切能作武器的家伙都拿出来，一共编成四队：步枪队、土炮队、短枪队、大刀队。

他们的计划很周密，一部分乘着黑夜去打飞机场，一部分掩藏起来，等日本兵登岸以后突然攻击；留下的都是些老头子和妇女们，她们也都准备好毒药，假使鬼子兵要吃饭喝水，就把毒药放进去，把他们都毒死干净。

三天以后的傍晚。离烟苇港十里路的飞机场降落下二十多架日本飞机。他们的机会到了，总司令发了命令：深夜一点钟攻打飞机场！

当他们在港外的广场上整好了队伍，就要出发的当儿，忽然在海里响起了轰轰的炮声，远远近近的狗拚命的狂吠着，跟着南街北巷噪起了一片锣声，五湖轩的小秃子边敲着锣边气喘粗粗地勒着沙哑的喉咙叫着：

“快收拾家伙呀！日本兵来了！有枪拿枪，有刀拿刀，有木棒拿木棒呀！”

瞬间间，全港的灯火熄灭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人们在紧张中沉默着，等待着一场血战。

黑夜里，海水在滔滔奔流，夜风激起了海的波涛。在那白漾漾的海里，驶来了好象怪兽似的五只黑兵舰，远望那五道浓烟如同雨柱一般挂在迷蒙的天际。

那五只怪兽越来越近了，探照灯吐出炫眼的万丈光芒，好似一条巨蛇一样爬向烟苇港来了。

大人小孩皆睡到了死亡线上，浑身颤抖着，心在战栗着，泪在暗暗地往下滴落，他们想到海，海上来了野狼般的强盗，逢人便杀；他们想到鱼，鱼已进了强盗的网，自己呢，和鱼一样，也不免落进强盗的网……想到这些，他们一面感到空虚渺

茫，一面又感到心胸间有一把钢刀插下，苦痛夹着愤恨，沸腾在他们的血液里面，他们咬紧着牙关准备拚命。

日本水兵，一个连着一个从兵舰上跳到小舢板上，靠近了海岸。在黑暗中他们跳到歇了潮的沙滩上，嚓嚓喳喳的脚步渐渐地逼近烟苇港，那些鬼子兵拎着手提机关枪，气势汹汹地朝岸上窜。

“通！通！通通！”

“轰！轰轰轰！”

“笃笃！笃笃笃笃！”

土炮、快枪、盒子炮，陡然地发出交织的音响，在沙滩上的鬼子兵有的就给钉死在沙滩上，有的吓得跌落在海里，有的向后跑，纷乱地惊惶逃窜。

兵舰上的大炮轰响了，炮弹落在烟苇港的街道上，有许多草房子着了火，燃烧起来。娘儿们、小孩子忍不住地号哭了，悲哀夹着凄惨，苦痛夹着辛酸，血夹着泪，炮声、喊杀声、求救声，……混合成一种令人胆战心跳的交响，叫这东海边上的两千多人口终年生活着的乡土烟苇港，腾起了从未有过的咆哮。

妇女们、老头子，抱着孩子们，背着包袱，向着荒野里逃难去了，可是这些逃难的老弱妇女们并没有忘掉心里的仇恨，他们每个人的手里还带着一把刀，水缸里都投下了毒药。

留下的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汉。他们不逃，逃也无处可逃。他们舍不得这终年浩浩荡荡滚滚东流的大海，他们舍不得他们祖先所开辟的一块大地——烟苇港。烟苇港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片残砖破瓦，每一粒砂，每一个蚌壳，都使他们留恋。他们爱护烟苇港的一切，他们决心保卫烟苇港，誓与烟苇港共存共亡。

海滩上，街道上，小巷里，横倒了一片死尸，有的断了大腿，有的折了臂膀，有的头都炸掉了，有的被活活地烧死了。

小秃子死在五湖轩的门口，手里还紧紧地抓住铁锤，眼睛在火光的照耀下还炯炯发亮，无限的愤恨使他闭不上眼。

余老大的左臂中了一枪，但他还在英勇地指挥作战，他喝着：

“冲上去！杀！”

王老师也牺牲了，横躺在小桥边的水沟里。水沟里的水，给他的血染红了。

终于，在大炮无情的轰击之下，烟苇港在一夜之间，就化成了灰烬，破瓦、残砖、死尸，曝露在翌日早晨的太阳光下。

烟苇港往日的面目全变了，往日的鸡、犬、牛、羊、驴、马、骡子，皆作了这回血战的祭礼了。

鬼子兵占据了烟苇港，太阳旗在十月的风里飘扬着。

然而，然而余老大们在第二天的黑夜里又猛不防地杀进港来，一半日本兵在切菜刀之下作了鬼魂，一半狼狈地逃了；可是他们皆中了毒药，逃得跌跌爬爬，一个个损倒在壕沟边、河滩上，嘴里吐着黄水，鼻孔流着鲜血。

“烟苇港是我们的！”余老大以一种豪爽的英雄姿态向众人喊叫道。

“是的，烟苇港是我们的！拥护余总司令！”众人齐声地喊。

余总司令又发了命令：

“今天深夜去打飞机场，打毁他妈的那一群老鸭子！”

深夜里，海水在滔滔地奔流着，咆哮着，这些朴实的渔夫渔妇们的血也在奔流着，整个的烟苇港咆哮起来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夜宿二十里铺

雨后。

仲夏夜朦胧的月色，铺盖在原野上。

我们的部队由豫北撤防下来，集中到后方整理补充。一个星期以来，大概零散的队伍，都在前头开拔过去了。由襄城县出发的，我们是最后的一批。

器械、弹药，还有行囊等等，堆满了三辆大牛车；老黄牛拉得已够吃力，我们只好还是步行。

车夫赶着车子，辗着泥泞的道路，慢慢地走。我们，五个人，两个勤务兵，一个伙夫，跟在后面，唱着，谈着，笑着。虽然经过了许久的辛苦跋涉，疲倦象一捆绳索，紧紧地缚着身体；但是，当着这么美好的夜景，如同一幅神奇的画图，展现在眼前，我们的心，也就涌起了轻松愉快的情绪。

这是月夜行军。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

歌声唤起了一阵犬吠，在前面的村庄上。向着那边望去，田塍边的小路上，急速地跑动着一个人影，很快地消失在黑压压的树林里。

车夫敏感地笑着说：

“他家一定有车子。”

我们不明白那家伙为什么狼狈到那样地步，就问车夫：

“家里有车子，有什么害怕？”

一个姓王的车夫，开始述说他们的苦处了：

“麦子刚刚收上场，就接二连三地下了好几天雨，一个太阳没晒上。麦粒子就在场上发了青芽，有的就腐烂了。正好天晴了，区署又挨门挨户地派车。你看，人、车、牛都出门了，还能打麦子？咱们吃什么呢？应一趟差，本来算不得什么，可是跟军队应差，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回来？老老小小的呆在家里也得要吃呀！……”说到这里，他深深叹一口气，转了弯子，“说是不去吧，托联保主任说说情面，一辆车要花上八块钱。……”

这叫我们惊异起来，在这种战事紧急的时期，征用车辆还会有弊端？这真想也想不到！

“有这样的事？一辆车八块钱！联保主任敢吃私受贿？”小林恨恨地说。

另外一个车夫，也埋怨着：

“咱们寨里一共派十辆车，只来了咱这一辆，其余的都花了钱。咱没有钱，就只好出来……”

听了这一段话，我们才明白向区署要车老是要不到的原

因。

“是谁使了钱？”

“区署的罗队长。那家伙才厉害着啦。”

“一辆车子八块？”

“少一块也不行！”

老张头上冒了火，咬着牙骂道：

“他妈的！这些东西就该砍头！”

“官长！你们敢说，咱可不敢说。”车夫吞吞吐吐地说。

说着走着，到了大李庄。

打草堆墙角边窜出来好几条狗，龇着牙狂吠着。年轻的农民，悄悄地向庄子后边溜窜；一个老太太厉声厉色地对着她的女孩子：

“还望什么？赶快屋里去！”

那女孩子把身子一扭便闪进屋里去了。

“老太太，有水喝吗？”

停着车，我们用温和的态度问她，她却冷冷的一句话，干脆拒绝了我们：

“没有！”

这叫我们奇怪，为什么这些忠厚老实的庄稼人，看见我们就害怕和厌恶呢？后来一打探，才明白昨天晚上有一批军队在这里找住处，把他们庄上糟蹋得不成样子，还有一个老头子被当兵的用枪托打伤了，现在还躺在家里爬不起来。……这些事情，在他们心理上，引起了非常恶劣的反感。为了这，我们不惜耽搁着旅程，费着口舌，向他们解释：

“……当兵的并不全是那个样子，那样的人很少很少。当兵的和老百姓一样，多数还是好人。你们不要以为有那样一个